



魯迅雜感集



上海全書店印行

魯迅先生略傳

魯迅先生今年五十六歲。他的生平從幼時到一九二五年，可以根據他的「自敘傳略：」

「我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裏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為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裏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

在東京的預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爲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維新有很大的助力。我於是進了仙台（Sendai）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戰爭，我遇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畫，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於，因爲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復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一直到現在，近幾年，我還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纔用「魯迅」的筆名（Pen

name)：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現在彙印成書只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呐喊」其餘還散在幾種雜誌上。別的，除翻譯不計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

就在這年，因為女子師範大舉發生風潮，被教育總長章士釗免職。一九二六年春，國民軍，張作霖快要入北平的時候，執政政府曾列出五十位過激的教授名單，準備通緝，魯迅也是其中之一。於是南下，擔任福建廈門大學的中國文學講座。不久，謠言紛起，和學校常局的意見不合，離開廈門，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擔任文科學長。又因環境不適，終於離校。一九二七年，來到上海。一九二八年，編「奔流」月刊。辦了一年，停刊。這時，文藝界發生革命文學論戰，語絲派以魯迅為中心，和創造社對壘。一九三〇年，辦「萌芽」雜誌。但不久又停刊。同年，簽名於自由運動大同盟。三月二日，正式加入左翼作家聯盟，從事普羅文學的運動。一九三一年，因國難的嚴重，寫許多關於時事的雜誌。最近，文藝界有「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戰，後一個口號，就是魯迅先生提出的。

關於著作，有短篇小說集「吶喊」，「徬徨」，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散文小說集「野草」，自敘散文「朝華夕拾」，論文及雜感集「憤」，雜感集「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三閒集」，「貳心集」，「偽自由書」，「南腔北調集」，「准風月談」，「花邊文學」，「魯迅雜文集」，纂輯有「中國小說史略」，「謝承後漢書輯本」，「古小說鈎沈」，「唐宋傳奇集」，「小說舊聞鈔」，校訂有「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卷」，「唐劉恂嶺表錄異三卷」。翻譯有「桃色的雲」，「一個青年的夢」，「工人綏惠略夫」，「愛羅先珂童話集」，「小約翰」，「豎琴」，「一天的休息」，「錶」，「死魂靈」第一部及第二部的一部分，「一個壞孩子及其他」，「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壁下譯叢」，「藝術論」兩種，「文藝與批評」，「現代新興文學諸問題」。

雜感集

目錄

我的第一個師父·····	一
「出關」的關·····	一一
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一八
我要騙人·····	三六
關於『白莽遺詩序』的聲明·····	四三
病後餘談·····	四七
憶章素園君·····	六四
論『第三種人』·····	七二
又論『第三種人』·····	七八
從幫忙到扯淡·····	八四

什麼是『諷刺』	八六
談金聖歎	八九
買『小學大全』記	九二
隔膜	一〇〇
從孩子的照相說起	一〇四
電的利弊	一〇八
『蜜蜂』與『蜜』	一一〇
關於翻譯	一一二
祝中俄文字之交	一一五
習慣與改革	一二一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一二四
茅盾氏的『小說學』	一二八
查舊賬	一三〇

晨涼漫記·····	一三二
中國的奇想·····	一三四
豪語的折扣·····	一三六
踢·····	一三八
我們要批評家·····	一四〇
好政府主義·····	一四三
『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一四六
『進化和退化』小引·····	一四九
『中國文壇的悲觀』·····	一五二
秋夜紀遊·····	一五四
『揩油』·····	一五六
我們怎樣教育兒童的？·····	一五八
爲翻譯辯護·····	一六〇

爬和擲·····	一六三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祕訣·····	一六六
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的版本·····	一七一
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	一七四
沉滓的泛起·····	一七六
以脚報國·····	一八〇
唐朝的釘梢·····	一八三
『夏娃日記』小引·····	一八五
新的女將·····	一八八
夜頌·····	一九一
推·····	一九三
二丑藝術·····	一九五
談蝙蝠·····	一九七

『抄靶子』	一九九
『喫白相飯』	二〇一
偶成	二〇三
華德焚書異同論	二〇五
我談『墮民』	二〇七
序的解放	二〇九
別一個竊火者	二一二
智識過剩	二一四
詩和預言	二一六
『推』的餘談	二一八
各種捐班	二二〇
四庫全書珍本	二二二
新秋雜識	二二四

宣傳與做戲·····	二二六
幾條『順』的翻譯·····	二二八
風馬牛·····	二二二
再來一條『順』的翻譯·····	二三五
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	二三八
『野草』英文譯本序·····	二四一
幫閒法發隱·····	二四三
登龍術拾遺·····	二四五
由聾而啞·····	二四七
新秋雜識(二)·····	二五〇
男人的進化·····	二五三
文牀秋夢·····	二五六
電影的教訓·····	二五九

關於翻譯（上）	二六一
關於翻譯（下）	二六四
新秋雜識（三）	二六七
禮	二七〇
打聽印象	二七二
喫教	二七五
喝茶	二七七
禁用和自造	二七九
看變戲法	二八一
重三感舊	二八三
『感舊』以後（上）	二八六
『感舊』以後（下）	二八九
黃禍	二九二

『滑稽』例解	二九六
衝	二九四

我的第一個師父

不記得是那一部舊書上看來的了，大意說是有一位道學先生，自然是名人，一生拚命關佛，却名自己的小兒子爲「和尚」。有一天，有人拿這件事來質問他。他回答道：「這正是表示輕賤呀！」那人無話可說而退云。

其實，這位道學先生是詭辯。名孩子爲「和尚」，其中是含有迷信的。中國有許多妖魔鬼怪，專喜歡殺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賤，他們才放手，安心。和尚這一種人，從和尚的立場看來，會成佛，——但不一定，——固然高超得很，而從讀書人的立場一看，他們無家無室，不會做官，却是下賤之流。讀書人意中的鬼怪，那意見當然和讀書人相同，所以也就不來攪擾了。這和名孩子爲阿貓阿狗，完全是一樣的意思：容易養大。

還有一個避鬼的法子，是拜和尚爲師，也就是捨給寺院了的意思，然而並不放在寺院裏。我生在周氏是長男，「物以希爲貴」，父親怕我有出息，因此養不大，

不到一歲，便領到長慶寺裏去，拜了一個和尚爲師了。拜師是否要贊見禮，或者布施什麼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個法名叫作「長庚」，後來我也偶爾用作筆名，並且在「在酒樓上」這篇小說裏，贈給了恐嚇自己的姪女的無賴；還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論理，是應該用各種破布拼成的，但我的却是橄欖形的各色小綢片所縫就，非喜慶大事不給穿；還有一條稱爲「牛繩」的東西，上掛零星小件，如曆本，鏡子，銀飾之類，據說是可以避邪的。

這種布置，好像也有些力量：我至今沒有死。

不過，現在法名還在，那兩件法寶却早已失去了。前幾年回北平去，母親還給了我嬰兒時代的銀飾，是那時的惟一的記念。仔細一看，原來那篩子圓徑不過寸餘，中央一個太極圖，上面一本書，下面一卷畫，左右綴着極小的尺，剪刀，算盤，天平之類。我於是恍然大悟，中國的邪鬼，是怕斬釘截鐵，不能含糊的東西的。因爲探究和好奇，去年曾經去問上海的銀樓，終於買了兩面來，和我的幾乎一式一樣，不過綴着的小東西有些增減。奇怪得很，半世紀有餘了，邪鬼還是這樣的

性情，避邪還是這樣的法寶。然而我又想，這法寶成人却用不得，反而非常危險的。

但因此又使我記起了半世紀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無論誰，都稱他爲「龍師父」，瘦長的身子，瘦長的臉，高顴細眼，和尚是不應該留鬚的，他却有兩綰下垂的小鬚子。對人很和氣，對我也很和氣，不教我唸一句經，也不教我一點佛門規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來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盧帽放鉢口，「無祀孤魂，來受甘露味」的時候，是莊嚴透頂的，平常可也不唸經，因爲是住持，只管着寺裏的瑣屑事，其實——自然是由我看起來——他不過是一個剃光了頭髮的俗人。

因此我又有一位師母，就是他的老婆。論理，和尚是不應該有老婆的，然而他有。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塊牌位，用金字寫着必須絕對尊敬和服從的五位：「天地君親師」。我是徒弟，他是師，決不能抗議，而在那時，也決不想到抗議，不過覺得似乎有點古怪。但我是很愛我的師母的，在我的記憶上，見面的時候，他

已經大約有四十歲了，是一位胖胖的師母，穿着玄色紗衫褲，在自己家裏的院子裏納涼，她的孩子們就來和我玩耍。有時還有水果和點心喫，——自然，這也是我所愛她的一個大原因；用高潔的陳源教授的話來說，便是所謂「有奶便是娘」，在人格上是很不足道的。

不過我的師母在戀愛故事上，却有些不平常。「戀愛」，這是現在的術語，那時我們這偏僻之區只叫作「相好」。詩經云：「式相好矣，毋相尤矣」，起源是算得很古，離文武周公的時候不怎麼久就有了的，然而後來好像並不算十分冠冕堂皇的好話。這且不管牠罷。總之，聽說龍師父年青時，是一個很漂亮而能幹的和尙，交際很廣，認識各種人。有一天，鄉下做社戲了，他和戲子相識，便上臺替他們去敲鑼，精光的頭皮，簇新的海青，真是風頭十足。鄉下人大抵有些頑固，以為和尙是只應該唸經拜懺的，臺下有人罵了起來。師父不甘示弱，也給他們一個回罵。於是戰爭開幕，甘蔗梢頭雨點似的飛上來，有些勇士，還有進攻之勢，「彼衆我寡」，他只好退走，一面退，一面一定追，逼得他又只好慌張的躲進一家人家去。而這人